

我的外婆林徽因：仗义的、爱美的



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有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一次，她去给外婆扫墓，碰到了一名负责打扫墓园卫生的老先生。老先生对她说：“墓园里这儿总是热闹，老有人来。”那天，于葵在外祖母的墓前看到了不知谁送来的花，花旁放着治肺病的药（林徽因生前饱受肺病困扰），还有一封写给林徽因的信，信封上特意注明“旁人不要乱读”。

“这些年，我的外婆多了不少粉丝。”于葵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4月1日是林徽因逝世70周年。长久以来，林徽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人们过去惯于谈论她的美貌与感情生活，如今则更加关注她的才华与精神生活。去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为她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消息瞬间冲上了热搜，并且中外皆然——在中国范（ChinaFun）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上，无数网友用英语、法语、繁体中文热烈赞美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许多人重新认识了林徽因，知道她不仅仅是诗人、作家，更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随着时间的沉淀，国人对建筑愈发关切。近日，中国建筑师徐甜甜、刘家琨分别获得2025年沃尔夫奖、普利兹克建筑奖，引起广泛讨论。热议背后，体现出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关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什么是“好房子”？林徽因作为建筑师，或许早有自己的答案。用于葵的话来说，林徽因“格外关注居住在建筑里的人”。

对这位不凡的外祖母，于葵曾和母亲梁再冰一样，默默在心中怀念，对外却三缄其口，只偶尔陪同母亲参加一些纪念林徽因的活动。2021年，为纪念外祖父梁思成诞辰120周年，她替母亲执笔写下一部口述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2024年，为纪念外祖母诞辰120周年，她又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

一次又一次走近外祖母林徽因，于葵看到她人前的闪耀、靓丽，也发现她人后的坚韧、真实，感受着“她的温度、她的心跳、她强大的磁场与独特的魅力”。“外婆的形象依然这般鲜活动人，无数人对她依然这般牵挂。”

热闹

去年，我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我真高兴能为外婆写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使我有机会将宝贵的家藏记录整理汇集，将许多散乱无序的资料关联起来。那些曾被我一熟视无睹的老照片、手稿和日记，摆上案头后竟犹如珍珠一般串成了项链。

在我眼中，外婆的形象更加鲜活了。



1934年，她赴山西考察古建时，抬头仰望着一尊露天大佛，似乎正与佛悄悄对话。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被与她同行的挚友费慰梅记录下来：“徽因忽然起身走向一尊大佛，她要去向佛祖请教有关真理与永恒的问题。我们看着她在那里和佛祖低语交流，待她返回，却只是笑而不语——她说，不能告诉我们大佛究竟向她透露了什么！”看到这段描述，我忍俊不禁：外婆原来是这样同朋友玩笑的。照片中的外婆好像在我眼前“复活”了。

随着年岁增长，我愈发理解外婆。她是许多矛盾的、互为对立元素的融合体：表面纤柔秀美，但内心刚毅有力；具有西方艺术情结，却无比珍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又不失科学家严谨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这让我觉得十分奇妙。

妈妈和舅舅（梁从诫）常说我外婆有“建筑师的眼睛，诗人的心灵”。她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建筑意”——即有“诗意”，画有“画意”，在建筑审美者眼里，建筑也有“建筑意”。哪怕是写有关建筑的学术文章，外婆也不拘于任何固有的框框，而是用灵动的文学语言来阐述。舅舅回忆说：“那个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我）母亲给‘点’上去的。”

然而，如同当年拿到不到建筑学位一样，外婆遍路荒野郊外艰辛考察，却只是中国营造学社一位无薪员工；她是中国建筑史体系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之一，却长时间既无名也无分。可即使只能当幕后英雄，她仍然干得比谁都热闹，都投入。因为志趣和热爱，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建筑事业。

除了爱人梁思成，外婆也不吝于与挚友、晚辈分享个人的智慧成果，总是满含激情地为别人“铺鲜花，敲鼓槌”。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莎娜老师曾对我母亲说，她的事业因我外婆而受益良多。还有罗哲文先生，是我外婆的弟子，后来成为我国古建筑学家。他也告诉我母亲，当年他年纪尚轻时，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我外婆耐心指导，甚至告诉他一本专业书最好从哪一行看起。

难怪我问妈妈“外婆留给你印象最深的特点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仗义”。当年我还疑惑，这个词太“江湖”了，实不在像对林徽因的描述。但如今，越是了解外婆，越是感受到她的真诚、有趣、火热心肠。

执着

2024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家里人感到意外的事：宾大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证书。

此事始于宾大举办的一次展览。展览中介绍了23名曾在宾大求学、回国后成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留学生。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的院长弗里茨·斯坦纳去看展，发现其中只有我外婆一名女性，也只有她一人没有建筑学的学位。他去调阅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结果发现，除了当时不允许女生参与的两门课——有全裸男性模特的人体素描课和涉及前往建筑工地的课之外，林徽因几乎选修了建筑学所有的课程，而且成绩与班上的男学霸不分伯仲。他由此得出结论：林徽因之所以没拿到学位证书，仅仅因她是一位女性。

这位院长决定做点什么。2023年春天，他准备了一份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证书的书面提案，最终全票通过。去年5月，我受家人委托前往美国，为外婆领取学位证书。

“人们常说，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们通常以这种不完美的方式认可女性在支持丈夫工作和抚育孩子中的无偿劳动。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伟大的建筑师，但今天，林徽因不用站在梁思成背后。”院长在台上发言时有些哽咽，我听着也很动容。

当我从他手中接过外婆的学位证书后，我们一起将它举起来。那一刻的感受，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只记得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脑海中闪现出外婆当年在毕业典礼上的笑脸。时隔近百年，母校给了她这样的认可，我想，若是外婆站在这里，她会笑得多么开心灿烂……

曾经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外婆是在到了宾大后才获悉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抱着满腔热情，鼓动梁思成也爱上建筑学，一同前往宾大学习，结果她却吃了闭门羹，这该有多尴尬、多沮丧呢？后来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来宾大前，外婆便了解到该校建筑系不收女生，但偏要来“硬闯”！

我和宾大老师一起讨论，试图弄明白她为何如此执着。外婆16岁时便已经选定将建筑作为自己的职业，她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爱好，也是在追求一种可以让自己独立并奋斗终身的事业。她有着超前的意识，对中国建筑学的空白与未来发展有超常的敏感和认知，立志要成为建筑师并为祖国带回一门新学科。因此即便遭拒，她也迂回“斗争”，以艺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外婆称得上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新女性。宾大给她追授这个迟来的学位证书，绝不只是一个道歉，更是对她一生执着追梦的认可和致敬。

慈爱

我不曾见过外婆，却非常熟悉她。

我和哥哥姐姐小时候穿的小衣服、盖的小被子都是外婆生前亲手缝制的。她留

下的一只白瓷洗澡大盆，也陪伴着我们长大。这些物件似乎带着外婆的余温和特别的关爱。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外婆的母亲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那时我还年幼，但自此，外婆秀美的容颜、典雅的服饰、漂亮的行书小楷，便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妈妈并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曾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因此她一直过着平静普通的生活。但有时，关于外婆的往事，无意间就从妈妈口中“溢”了出来。比如有一年夏天，我陪父母游香山。山风夜色中，妈妈忽然即兴背诵起外婆的诗作《山中一个夏夜》。外婆写的诗中，妈妈最喜欢这一首。听着朗朗上口的诗句，我一时恍惚，在妈妈身上看到了外婆的影子。

今年，妈妈已经96岁高龄，她的床头一直摆着一张和我外婆的合照，照片上，外婆俯身慈爱地、温柔地望着襁褓中的她。20世纪30年代，外公外婆常带着一双儿女在北京古城里玩耍，看遍了四季不同的风景，也拍下了许多美好欢乐的影像，但妈妈最爱的母女合照还是这一张。

妈妈回忆起外婆时说：“我小时非常依恋她，希望她老在我身边，哪里也不要去。”“像所有的妈妈一样，她挚爱自己的女儿，她是我最早最特殊的朋友。”

她对我外婆感情极深，特别是1940年到四川李庄以后，一家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朝夕相处。我好奇地问她：“那时你爸爸妈妈教育你，会跟你说什么？”她答道：“并不在于父母怎么说，主要看父母怎么做。”

妈妈说，外婆似乎不大把一双儿女当作小孩，总是兴致勃勃、平等地同小孩谈天说地，“对小牛弹琴”。平日里，她也不把孩子当心肝宝贝似的整日搂着，但每当孩子生病，她就会立刻变成世上最体贴的母亲。有人说林徽因“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但在我妈妈看来，她是一位“万能的”、细心的、善于照顾孩子的母亲。

有一张外婆在李庄画的漫画，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画上是一只戴着眼镜的袋鼠在看书——我妈妈酷爱看书，外婆担心她近视，便画这幅画提醒她。在那个年代，妈妈可以专心看书，这背后是外婆放下了她最爱的文学创作，承担起全部家务。可见外婆对家人尤其是一双小儿女的呵护。

每每谈起这些往事，我发现妈妈就变得和爱讲话的外婆一般，滔滔不绝。有时讲着讲着，她停下来，陷入深深的思念和冥想中；也有时，她嘴唇颤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追求

除了照片、书信、手稿这些东西，外婆和外公没留下什么别的有形遗产。他俩虽然出身世家，却非一生富贵，后来更是在贫



1929年秋冬之交，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在北平。

病交加中追求事业。他们给家族留下的遗产，更多是无形的。

妈妈记得，抗战时期，家中变得一贫如洗，“爹爹妈妈却好像满不在乎，很少见他俩愁眉苦脸，而常见他们两人互相调侃，一副苦中作乐的模样”。她觉得我外婆身上有股特别的“精气神”，不论任何时候都不曾丢掉对美的追求。

外婆追求的美，无须以奢华堆砌。在四合院里，窗前一束梅花，写作的一角被阳光斜射着，光影在房间中变换，这位女诗人的心绪灵感也随之跳动。因战乱栖身于尼姑庵时，她在什么也没有的空屋里放上一个小小的书架、几本随身书，外加自制的小花环，“鸽子笼小黑屋”转瞬在“神奇建筑师老妈”手中变成了让女儿感到温馨的家。

这些对我妈妈的影响很大。后来，在一些生活小事上，比如穿衣，一贯朴素的妈妈对颜色搭配可谓“百般挑剔”，她说这是“外婆的规矩”，颜色不协调那是“不可妥协的事情”。对我外婆来说，美是原则问题。曾经，我还纳闷，怎么穿个衣服还扯出了外婆？但现在，我理解妈妈，也懂了外婆。

走进卧佛寺，我会想起外婆的话：“这里据说正殿本来也有卧佛一躯，唐太宗贞观年间之物。却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只剩了后殿那一位，一直睡到如今，还没有醒。”忽然间，我感觉卧佛似乎有了苏醒，殿里也有了生机。来到大同，仰望令外公外婆赞美不已的应县木塔，看着澄蓝的天空上白云朵朵、鸟儿围着木塔盘旋，听着微风吹动木塔上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声响，我便会想起外婆的诗：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万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外婆似乎从未离开，她教会了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我想，这是外婆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环球人物



金春燮

“最美奋斗者”金春燮：20年立碑117座

他依靠社会力量筹集资金，先后立了117座著名抗战英烈、重要战斗遗址、重大历史事件纪念碑；他60岁开始学习用电脑打字，主编或撰写了100多万字、34本青少年红色教育资料；他筹建了童长荣烈士陵园；他复建了中共东满特委所在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他就是金春燮。

2005年4月至今，金春燮担任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20年间，这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始终奔波在记录和保存抗战历史与英雄事迹的路上，守护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培养红色传人。

2014年，一位民间收藏家看到“汪清英烈网”后找到金春燮，将总价值百万元以上的200余件伪时期文物交到了他的手上。金春燮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在汪清县档案局的支持下，筹建了“汪清县抗日战争纪念馆”。同年9月16日，纪念馆对外开放，参观者累计上万人次。

纪念馆开馆之初，没有专职讲解员，金春燮既当馆长又当义务讲解员，不管来的人有多少，哪怕只有一个，他都会认真讲解。“虽然连续讲解很累，但只要有人来看，我就很兴奋，苦啊累啊也就忘到九霄云外了。”金春燮说。

在大量阅读有关汪清抗战的历史资料时，牺牲时年仅27岁的童长荣烈士事迹引起了金春燮的关注。对抗战英烈的敬仰，驱使他一定要亲眼看看英雄长眠的地方。由于时间久远，童长荣的墓地比较简陋。金春燮下定决心，要为童长荣烈士修墓、立碑、建陵园，让后人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建陵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资金。为了筹措资金，金春燮放下面子，去找老部下、老同事、民营企业家“化缘”，动员“五老”人员捐款。筹款前，他讲述的童长荣烈士英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因此每次筹款都有收获。经过两年多的奔波，资金终于筹集到位。

筹钱不易，花钱便格外仔细。为了省钱，金春燮将烈士陵园和各种纪念碑的规划、设计、施工一肩挑。为了将有限的资金花到刀刃上，光是离汪清县几百公里的采石场，连金春燮自己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趟，在路上就用白开水就面包充饥。2011年6月，童长荣烈士陵园竣工，金春燮的体重从72公斤降到了60公斤，几乎瘦脱了形。

为收集著名抗战烈士的事迹，金春燮寻访了全国十几个省，行程两万多公里，用一双脚丈量出了一份汪清县的“抗日全景图”。

1932年11月，中共东满特委转移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还原当年东满特委情形，金春燮和同事先后复建了东满特委兵工厂、印刷厂、医院、被服厂等8处抗战密营；为童长荣、魏拯民、杨林、金锦文、姜春花等9位英烈建起雕像；用31块自然石建成总长度1400米的“东满抗战历史长廊”，使其成为汪清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金春燮和他的同事在20年间相继立了117座纪念碑。既然立了碑，就要在碑上篆刻碑文。为此，金春燮翻阅了大量资料，考察论证英烈生平，撰写了两万多字的朝汉两种文字的碑文。

在传承抗战精神、为英烈树碑立传的同时，金春燮还忙碌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岗位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尽心尽责。

为了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经典代代相传，2010年，金春燮找到汪清县第四小学校德育主任梁艳，提出在该校成立以抗日英雄童长荣名字命名中队的想法。此后，他一次次走进学校，为孩子们讲述汪清英烈的事迹。

10多年来，金春燮带领孩子们走遍了童长荣烈士陵园、金相和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学生们通过各种形式活动领悟革命先辈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如今，金春燮已经在全县42所中小学建立了英烈中队（班），成功将红色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传承抗战精神、争做时代新人的新征程。

耄耋之年的金春燮说：“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常做常新的伟大事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要在这个岗位上干下去，为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贡献力量。”

吉林日报数智报